

神性世界的精神游历

晚秋的风已经凉了,叶子还挂在树上。猛烈的风吹来时,黄莺遍地,冷雨萧瑟,但徐剑一颗滚烫的心在一热一跳。

徐剑的散文,大气浩荡,情感恣肆。如玛瑙般串在一起的《玛吉阿米》是一曲美丽的长歌,在羌塘草原的风中,在红土高原的雨中吟唱。

湖畔野花轻轻摇曳,草原上流水静谧无边。昆明的雨像泪,板桥的云像山。将军的石雕,卡尔格博雪山的晨光,香格里拉转山大道上马蹄声碎,击中的是他的心。如此,徐剑的心开始行走、行走,无法停止,文字也随着他颤抖的心,在神性的世界中游历。

那是因为一千多年的历史时空中,一个在王朝鼎盛时代,从长安走到拉萨,泪别长安,歿于拉萨的帝国文成公主;一个在王朝覆灭,从拉萨走到长安,泪别拉萨,魂殇长安的西藏女儿西原,在他心中恍若沉香余音缭绕,跌宕起伏,无法释怀。

不是雪域前尘,也非人类宿命。一条横亘在青藏高原上的漫漫古道,风雪苍茫,两个女人的寂寞芳魂,无奈命运,引出了飘散在青藏铁路上一条东方哈达。

从青藏之路到圣地,从川藏之路到云间,他对神山圣水的痴迷向往和归家的乡情一样重,一样浓。纳帕海腹地的宁静,梅里雪山的往事,大卫·妮尔的身影,理塘仙鹤的羽毛,玻璃蓝一样透明的拉姆拉错湖,将一颗躁动的心,一片贪婪的欲望,幻化成高贵的氤氲之气在灵山、灵地、灵湖飘荡,心中飘荡。

徐剑被融化了,他身在充满诗性

的土地上,精神已经被高地上淳朴、宽厚、仁爱的朝圣者、藏地女人、筑路人一一折服,他们留下的不仅仅是长卷抒写,还有透析他的灵魂,精神痛感的阵阵叹息与感慨。

呢喃中,那个留在风火山上的筑路女工、铁道兵的女儿终于亲眼目睹,铁路从自己脚下穿越而过。那位仰望故乡、长眠于杜鹃丛中的筑路英雄,被载入了史册。那位唱歌的藏家女儿,一身清香。

徐剑一路走来,一路纵情,奔波在古道,穿行在世纪轮回的天路上。他身边经过的一花一草,羚羊大雁皆有灵性。他眼中的娇娘才俊康巴汉子情深意重。他们让他本就善良的内心变得更加宽厚仁慈,他们让他的写作视野更加宽广博大。他的文字在奔走,思绪在飞扬,精神在驰骋,他笔下的人物浸满了灵性的神采,情感的热度,命运的厚度。

仓央嘉措的情歌从八廓街传来,徐剑的心在倾听、在挣扎、回味。情感、思考和激情在玛吉阿米的回声中飘荡。所谓文学的命意,文学的品质,随着精神的游走,得到了美丽的传达。

散文创作乃天地之道,最柔软的内心世界是仁慈。徐剑的散文有光的照亮,神的护佑,天地的智慧。因为他谦卑、敬畏。因为他懂得欣赏、理解,胸中有大道苍生。他体贴人与物的关系,他注视着每一个生命的诞生和消亡。他无法承受没有悲悯情怀的苍白陈述,他不想面对没有心灵尺度的构思框架。他深知,有灵魂参与的创作,才是天地之间的大场,构思奇妙的建构,才会感

染读者,有意外之香。

徐剑的文字同样经受过精神的洗礼。诗性与文化的品质,洋溢在他军人的阳刚笔触与柔美的细节之中。犹如青藏铁路的钢铁身躯、成吉思汗大帐前的牛皮盔甲与忽必烈像女人一样柔软的手指。

他的语言在现代汉语阴阳与灵动兼具的叙述中,把神性诗性之语上升为一种宗教般的蓝与虔诚,又上承古汉语天风祥雨的滋润,崭露出中国叙述的气派和向度,中国叙事视野下的民族历史风情,阳刚而灵动。

他的描绘超越了感性、纯粹的表白,一任理性的光芒照亮脚下的土地。无论是宽容,还是纯净,无论是悲伤还是哀愁,其文采取自张岱《陶庵梦忆》《夜航船》,也来自古汉语的高贵、简洁、韵律和风格变化之雅。

徐剑的内心充满了爱,所以伸展笔墨庇护人类,所以讲述故事告知人们,言语中的一蕊一瓣,都是在向大自然吐述亲密的字眼。生命是永恒的,人性是高尚的,他用陶醉其中的语言不断地在内在真实的光明中行走,即使酸辛的悲伤与快乐,憔悴的青春与苦痛,也要用极美的文字来表达。

世界不就是这样吗?智慧的喜悦,在良知的照耀下满目清凉,而又重现了这个世界的智慧和喜悦。文学,这最高的使命,在被锻造的同时,又促使人了解这个世界。

徐剑停不下来了。他的散文意境,为他雄浑气魄的报告文学创作,提供了语言的滋养和心灵的智慧。



【作者简介】

辛茜: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理事、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、青海作家协会理事、鲁迅文学院24期学员。出版作品《眼睛里的蓝》《茜草为红》《我的青海湖》《一望成雪》。《眼睛里的蓝》获青海省政府颁发的文学创作奖。《茜草为红》获第四届全国“冰心散文奖”。《你是大自然的尤物》获《人民文学》近作短评金奖。

流露出的生命节律,乃是升华了的艺术风格,增加的是他文章中的风骨,拥有的是他恪守圣地惠赠的纯粹。通过散文创作,他跨越了精神的高度,有了一颗淡泊宁静的心,忘我的心。他所描述和情之所至的人和事,成了创作《大国长剑》《东方哈达》《遍地英雄》的草地与鲜花,簇拥着茫茫高山、冰凉雪峰。

真正的文采,必须是来自与情性相融合的辞藻。必须是发之于情性的采与声。徐剑的情性是经过了

一条有神性通达,由风骨承载,再将主观情性与客观采声连接在一起的,由气而向外,由气而得到鲜活生命的表达。促使他在自然、人情中安放人生的价值,把积郁在生命内部的感情,扩展向纯洁的自然与读者的内心。

秋风正紧,黄叶却从容。人有境界,自成高格。假如文字的境界,能够洗涤人的品质。徐剑,你何乐而不为。

巴塘

玉树巴塘草原上的人,抬头就能看见雪山。雪山并不险峻,但实际上,海拔超过了5000米。

桑周丈人的家,需要绕过一条不太宽的河沟。若是夏季,这条河沟必是充盈得像面镜子。但是,冰雪未消的早春,草还没有泛绿,河沟是干涸的,这就更加让人想念巴塘草原的夏季。

爬上一面缓坡,房子依势而建。登上台阶走进正门前要经过一个很大的院子,院子空旷,或许有东西,但引不起人们太多的注意。因为一只像极了赤古的巨大的藏獒,正勇猛的狂吠着冲向我们。

在此之前,我在桑周的家里,洛桑的大宅院里都见过藏獒,有几只是长毛的后代,有几只是牛腿、玉树一号的。勒巴沟的赤古、文成公主庙附近的脑古努努,还有洛桑家里的长毛都呆在家里。珠玛家里的牛腿,一只非常漂亮,像牛一样健壮的藏獒,离开玉树去了遥远的内地,等待它的将是不可知的命运。

桑周丈人家的客厅,整洁、温暖。而桑周

的家里几乎连小孩子睡觉的地方都没有,完全是藏獒的天下。桑周丈人家的客厅正中央是三个联体的大烤炉,依次安顿着大锅、小锅和茶壶,壶里炖的奶茶是自家牦牛下的奶,正冒着热气。

桑周的岳丈和岳母健康结实,他的小姨子,未出嫁的姑娘不仅长得秀丽、端庄,还是干活的一把好手。客厅的东面是一面靠墙的壁柜,壁柜的最上端是擦得锃亮的银器,绘有龙凤图案的盖碗,中间一层摆着家人的照片以及一些小的装饰物件,下层是中开门的柜子,许是装宝贝的地方。

奶茶很香、很浓,给奔波了两天的我补充了一些体力。风干的羊肉和新鲜的生牛肉让河北来的两位新朋友惊诧不已,但是我们三个青海人都抵不住诱惑,各自品尝了一点。

吃生牛肉的我感觉和平常的我不太一样,身体增添了一种力量。难怪有人说过,吃素的和吃肉的民族,谁都认为离上帝更近,可实际上,吃肉的民族离真理更近。

但是,桑周的小姨子和一位长得非常漂亮,看起来是这家儿媳的两位女人却出奇得平静。她们没有城市人善于交际的表情,也不过分冷漠,只是照旧在炉边做自己的事,火炉里的火映红了她们的脸。

不知道三月的巴塘草原,草未见绿,天空和河流在等待消融,女人们有多少事要做。等待的日子里,牛羊肥壮,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。这期间,桑周丈人家里的女人,包括他的岳母,要做的事情就太多了,以至于做到晚年的时候,腰都塌陷下去了。

我走出院子,特别想和他们家的媳妇说上几句话,可是她听不懂汉语,我们无法沟通。我只能默默地看着她,把一块一块圆圆的牛粪饼从墙上揭下来再摆放整齐。

雪山比起我初来的时候,更加耀眼,远

远看去与天辉映,连地上没有发芽的草地也

除了桑周继续用汉语跟我们交流,其余人都沉默着送我们走出院外。正在干活的儿媳停下手中的活,用铁锹把支撑着下巴望着我。她的身段极其苗条,即使肥厚的藏袍也遮掩不住她美好的体态,在我眼里,就这样静静地站着已经是非常动人了。这才悟出,藏族舞蹈中挺胸踏腰的舞姿为什么那么难以把握。假如没有经历过草原生活,没有在草原背过水,打过酥油,拾过牛粪,即使舞蹈家也跳不出传神的富有弹性的韵味。

坐在车上,走了好远,我的思绪还停留在那个表情安详,歪着头,支着下巴,望着我的女人身上。

雪山依旧在蔓延。此时此刻,除了天空、雪山、草原,仿佛一切都不存在了。桑周家里的人,一年四季对着蓝天、雪山和重复变化的草地,心中该留下什么呢。那些残留的梦幻和艰辛的努力,像沉重的心,又像风雪中飘渺的躯体,或者影子。最终都会和所有的人一样,把自己和世界连成一个永远也想不完全的东西,一个永远有遗憾的生命。

如果不是外界力量的浸入,也许巴塘草原上的生活会更加平静。

走了不过十里地,一排排揭起的草皮高高垒起的墙,令我触目惊心。那成片的,失去了草木护佑的土地,因为裸露变得干涩、生硬,正在趋向沙化。我不知道,那些用草皮筑起的墙有什么用途,但是,我却看到了脆弱的伤痕累累的土地,在天地日月间流下的最后一行眼泪。

我一时茫然失措,生活中的罪恶、恐惧,一起向我袭来。割不断的愁苦,让我对未来失去了信心。

这是一片草原人世代依赖的草地。据

说,五十年,一百年,被破坏的草地也难以恢复原有的模样。

三个天真的孩子,向我跑来,差不多一般大。黑色的头发乱蓬蓬地覆在额头上,每一双天真无邪的眼睛都在阳光下闪烁。我给一个女孩拍了照片,然后给他们看相机中的女孩。他们嘻嘻哈哈地笑出了声,牙齿白白的。

这些孩子,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,以后的路还很长。可是,草地裸露着身子,失去了草皮,孩子往后的日子该怎样过?

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压迫着我,让我忘记了桑周的存在。桑周是一个富有的牧羊人,这几年,碰到好机遇,加上自己的勤劳,生活比以前不知好了多少倍。但是,我认为桑周不应该忽略这些已经荒芜了的土地。他很快地说笑着,完全忘记了这片草原曾经给予过他的无限恩惠,忘记了这片草原和人与人之间亲密的关系。可是我相信,迟早他会清醒过来的。

就这样,一路痴想着,在雪山的映照下,走出了三月的巴塘。

三月巴塘
藏獒赤古的家
脑古努努的家

奶茶飘香
热情是火塘的牛粪
美如帐篷一角年轻妇人羞赧的脸
那低头摆弄着袍襟的妇人

我是投宿的远客
我是返回自己身体的影子

雪在天上
雪花大又甜
草根深处 星星梦见了花朵
就像那些
灾难中嘴唇失血的人
和我一样 梦回那健硕的身体
静好的生活



隆务河
青年作家作品集